



布 朗 基 传



布 朗 基 传

布 朗 基 传

〔苏联〕尼·莫恰诺夫 著

郭 一 民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5年·北京

Николай Молчанов
ОГЮСТ БЛАНКИ
МОСК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84

根据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84年版译出

BÙLǎNGJǐ ZHUÀN
布 朗 基 传
〔苏联〕尼·莫恰诺夫 著
郭 一 民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687-8/K·392

1995年12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199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344千

印数3 000册

印张14 1/2 插图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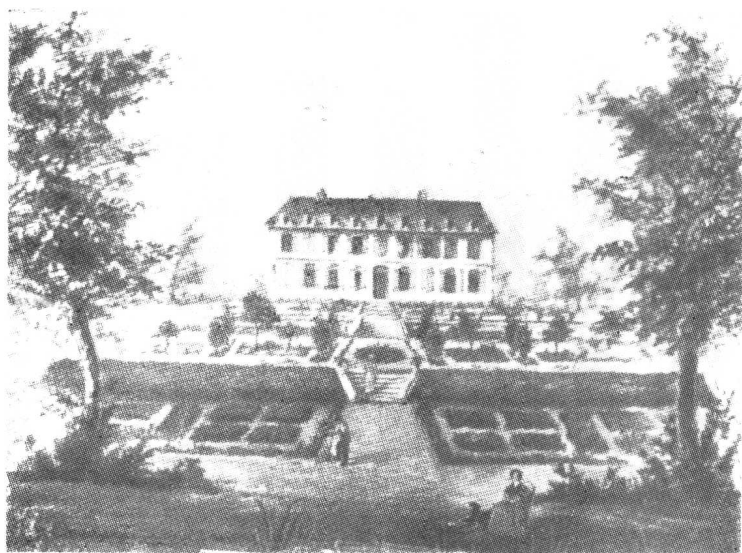
定价: 19.80元



苏菲·布朗基(布朗基之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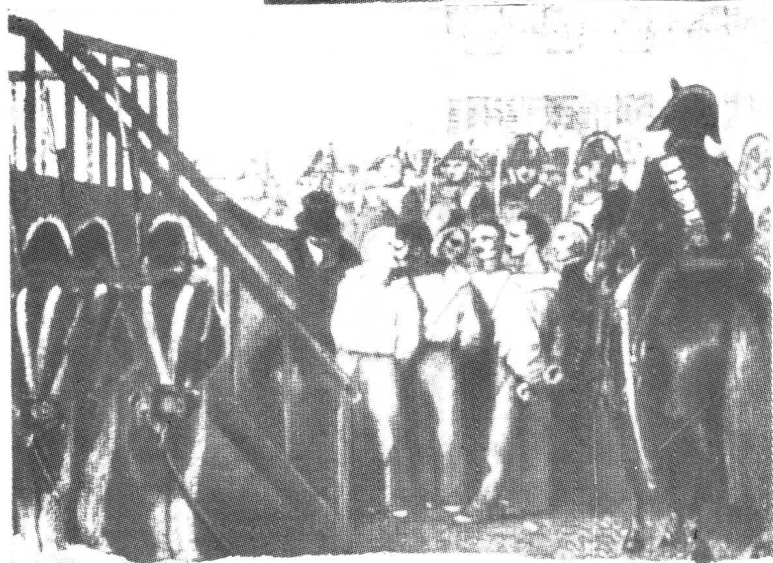


阿道尔夫·布朗基(布朗基之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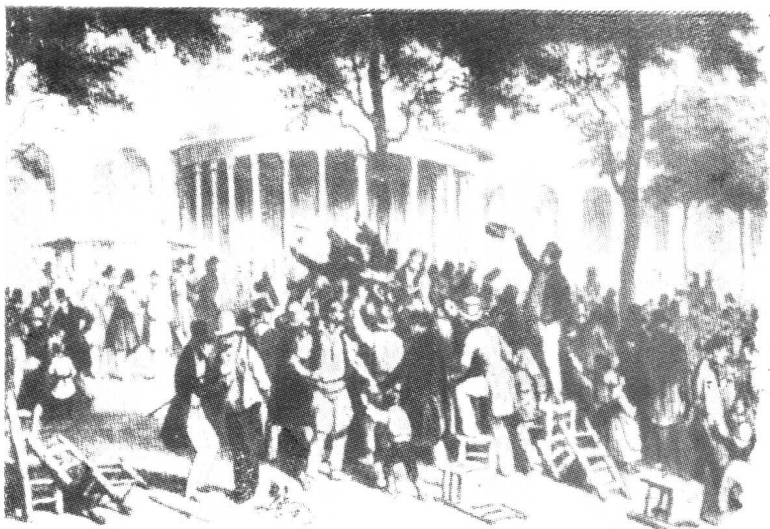


格兰蒙庄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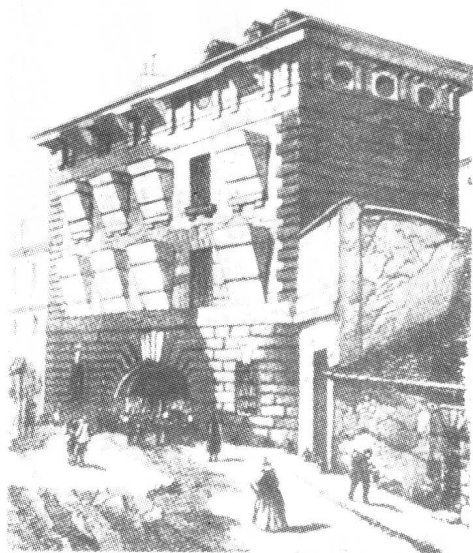
烧炭党人的集会



拉罗歇地区4个军营被处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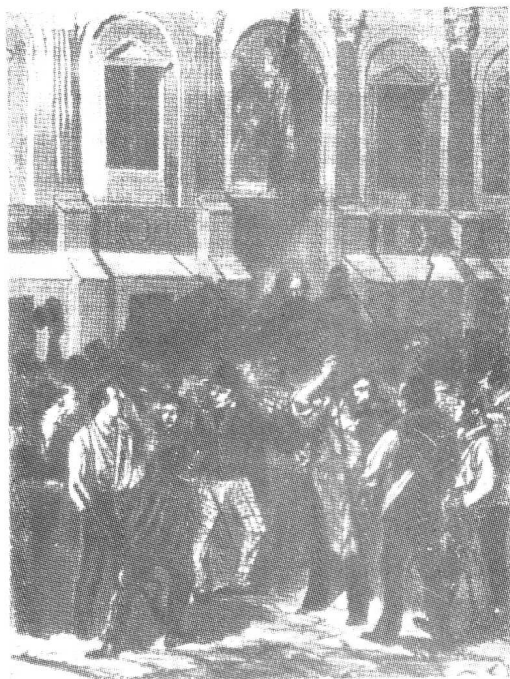
七月革命爆发后,群众在保罗-罗雅尔广场上宣读查理十世的敕令



1831年1月布朗基所
蹲的拉福尔斯监狱



布朗基所蹲的方特弗罗监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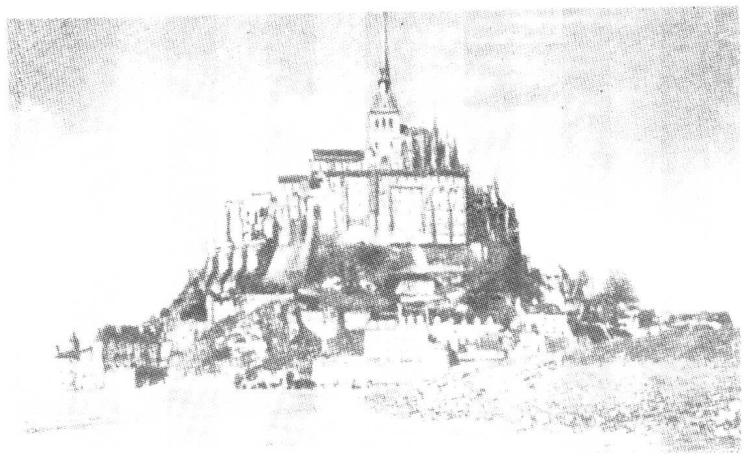
1839年5月12日的起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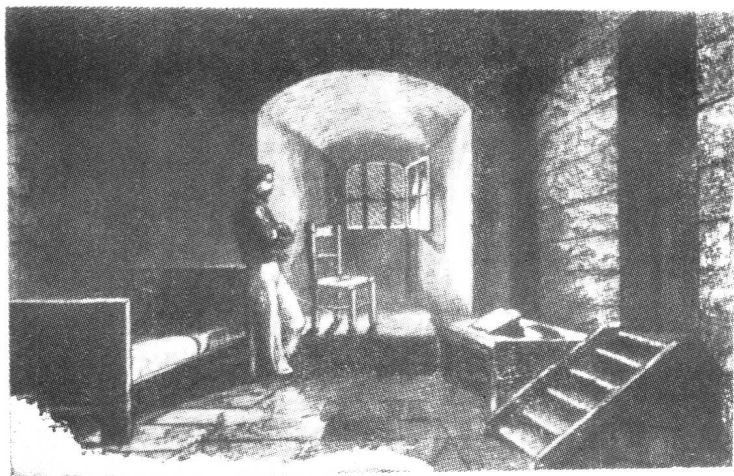
阿梅丽·布朗基(布朗基之妻)
的自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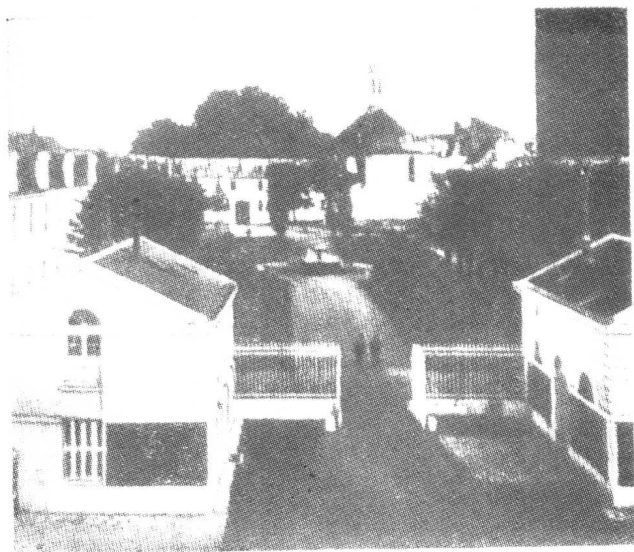
阿梅丽所画的布朗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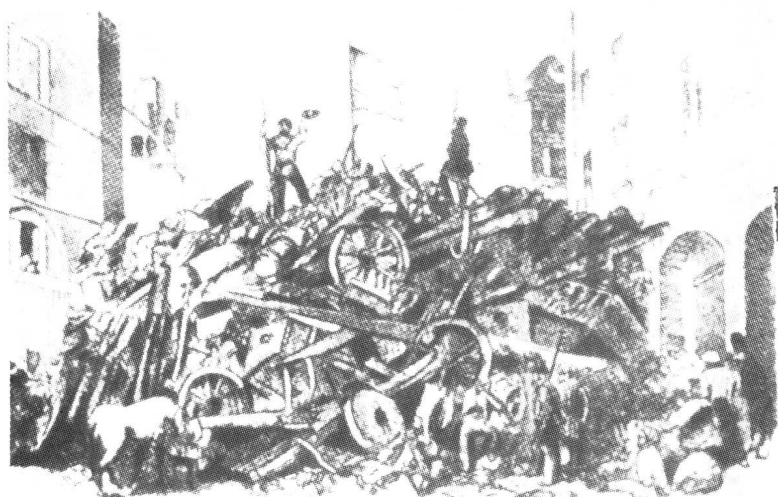
蒙圣米歇尔山



蒙圣米歇尔山监狱的单人牢房



1844年布朗基就医的图尔医院



1848年2月圣马丁街上的街垒



贝尔岛监狱全景

6017464

译者的话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年)是19世纪法国反对封建君主制度的伟大旗手,同时也是法国早期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头脑和心脏”(马克思语)。他在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布朗基的一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悲剧性的一生,在他的76年的生涯中竟有36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他先后坐过从阴冷潮湿的海岛监狱直到暗无天日的“石头口袋”等30所监狱,曾2次被判处死刑,只是慑于群众和舆论的压力,他才幸免于难。他的爱妻为他人入狱忧伤而死,他的唯一的儿子也在资产阶级环境中成长起来而反对他。他领导的几次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因此,几进几出监狱,使监狱变成了他的第二个家庭。

由于布朗基斗争的矛头不仅指向封建君主制度,而且也指向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和财产私有制,所以波旁复辟王朝、路易·菲力浦金融贵族以及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都把他视为危险的敌人而将他投入监狱,甚至连1848年二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以及1870年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国防政府”,对他也恨之入骨,也同样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

更为恶毒的是,布朗基的敌人们并不以在肉体上折磨布朗基为满足,而且还对他大肆进行造谣诬蔑、诽谤中伤,企图在精神上摧垮他。然而,不管监狱的考验多么严酷,也不管敌人的阴谋多么卑鄙毒辣,但都丝毫不能动摇布朗基的钢铁般的革命意志,不能削弱他对自己的理想的坚强信心。正是这种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

才使得布朗基赢得了当时的人们以及后人的无限敬仰。

当布朗基还身陷囹圄的时候，他的革命的理想和他数十年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却在巴黎公社中开出鲜艳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在公社的第一次会议上，社员们就缺席选举布朗基为公社的名誉主席。这个崇高的荣誉，对布朗基是当之无愧的。

1879年4月，因人民群众选举布朗基为波尔多市的议员，资产阶级政府才被迫释放了他。当布朗基跨出狱门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满头白发、身体十分虚弱的74岁的老人，他所剩的时间已不多了。尽管如此，他还尽量利用自己生命中最后的18个月，访问了马赛和里昂等地，亲眼看到了那里的人民倾城出动，如何把他当作一个凯旋的英雄加以热烈的欢迎。

1881年1月1日，布朗基在参加一次工人集会归来时，因中风而辞世。5日举行布朗基的葬礼，巴黎有20万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为他送葬。像这样盛大的葬礼，在巴黎的历史上还是很少见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布朗基在法国人民的心目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本书作者根据布朗基留下的极为稀罕的文字材料，并参考了多种有关布朗基的传记，用优美流畅的文笔，翔实地记录了布朗基不平凡的一生，重现了法国19世纪几次波澜壮阔的革命事件的火热情景。如果读者能从这本传记中吸取到丰富的精神养料，得到有益的启迪，这对于译者将是一个莫大的欣慰。

1993年2月2日

目 录

革命的产儿.....	1
烧炭党党员.....	24
七月革命.....	49
“人民之友社”.....	64
选举.....	77
火药密谋.....	100
五月起义.....	121
蒙圣米歇尔监狱.....	141
觉醒.....	163
1848年的春天.....	188
挑衅.....	209
搏斗.....	231
“美丽岛”.....	263
布朗基主义者.....	299
老头子.....	328
覆灭.....	361
公社.....	389
直到最后的一息.....	420
布朗基生平和活动的主要日期.....	452

革命的产儿

童年时代只不过是人生的序幕。然而，这却是被一些完全不能理解的神秘纽带同生活的主要内容联系在一起的序幕。因为作为人生起点的童年时代，本身便是愉快的事件，所以在这里必然诱使传记作者把它写成是幸福的。布朗基也是这种传统手法的牺牲品。布朗基传的最早一批作者之一写到，布朗基是出生在“当代世界的一个幸福之乡”。布朗基看完之后，坚决地反驳道：“这点写错了，必须把‘幸福之乡’这四个字删去，因为我的父母绝不是当代世界的幸福的体现者。”

按照另一个常理，任何一个人的传记是从他的父母的传记开始写起的，而布朗基的一生却使这个常理不成其为常理。乍一看来，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惊人的革命遗传性：布朗基的父亲是1793年国民公会的成员；但是只要稍微熟悉一点同1789年7月14日攻克巴士底狱开始的法国历史演变过程有着密切联系的让·多米尼克·布朗基的政治活动的实际经历，这种幻想的话就彻底破灭了。

这是一个斯汤达^①作过如下描述的时期，他写道：“自1785年到1824年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呵！或许，在我们所知道的二千年人类历史中，还不曾发生过风习、思维方式和信仰方面如此急剧的变革”。因此，生长在这一个暴风雨时期中的奥古斯特·布朗基，会不会成为一个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的体现者呢？

布朗基的父亲让·多米尼克·布朗基于1757年出生在尼斯

^① 斯汤达(1783—1842年)法国作家，著名小说《红与黑》的作者。——译注

附近。当时法国南方海岸的这块地方被列入撒丁王国的版图，在这里，语言和风习还长期保留着法国和意大利的双重的影响。让·多米尼克的父亲是一个殷实的手工业者，他不想让儿子继承他这个不太吃香的制革业。他送自己的儿子到专科学校学习，而儿子也表现出了有能力把学业学完，并且自己也开始在这所学校里教授哲学和天文学。他很快接受了当时在法国诞生的那些进步思想。当巴黎人民于1789年开始自己伟大的革命之后，攻占并摧毁了巴士底狱，让·多米尼克便成了这一革命的最热烈的崇拜者。他进入了尼斯的那些感染上了法国革命热情的知识分子集团的中心。在那里，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巴黎的报纸。他们欢欣鼓舞地复述米拉波的演讲词。当巴黎发出了丹东的雄壮有力的声音时，尼斯的那些进步的人们便完全变成了法国的爱国者。他们的心中生起了推翻撒丁王国腐朽政权，并把自己这一块终年被灼热阳光照射着的边区并入到法国版图的幻想。这一幻想以惊人的速度变成现实。1792年，法国一批志愿兵部队在当时的中尉亦即后来的声名显赫的元帅安德烈·马斯约的率领下进入了这块伯爵的领地。让·多米尼克是那些把法国人当作解放者来欢迎的人中的一个。他和朋友们一起兴高采烈地观看普罗旺斯地区的贵族们狼狈奔逃的情景。这些人原先在尼斯等待革命的垮台，然后好返回自己被没收了的庄园。不久，在1793年1月，让·多米尼克作为尼斯的一名代表来到巴黎，请求国民公会把尼斯并入法国的版图。

到了近处，他觉得革命远不像在远处所看到的那个样子，不是一个欢乐的节日。一个星期之后，他看到了被驻扎在街道两旁的军队挤得满满当当的巴黎：在不久前还以路易十五的名字命名的革命广场上，离开那个空荡荡的台座（它上面的那个路易十五的雕像已被人推倒了）不远，矗立着一个断头台。在咚咚的鼓声中，这架阴森可怕的机器斩下了另一个国王即路易十六的头……在那些

日子里，国民公会表面上还是团结一致的。让·多米尼克为之而来到巴黎的那件事，迅速得到了解决：尼斯这块撒丁王国的伯爵领地被宣布为法国阿尔卑斯滨海省。而这位尼斯的代表对巴黎的其他事情，或者是没有看见，或者是并不理解。一些使全法国感到焦虑不安的问题没有触动他，他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本省的利益上，仿佛不知道革命事业存在着无穷无尽的严重忧虑。

他在5月又来到巴黎，这时他已经是一位代表本省的享有充分权利的议员。在过去三个月中，年轻的革命共和国的形势变得使人悲观失望。大批的敌人从四面八方法国扑来。保王分子在各地的气焰越来越嚣张。旺代省在3月中发生叛乱，里昂爆发了暴乱。在北方统帅军队的杜穆里埃将军叛变了并投到了奥地利人方面。巴黎的穷人遇到了严酷的饥荒。去年收成很好，可是没有面包。因为奸商把粮食收购起来，利用无套裤汉的痛苦来大发横财。

多米尼克·布朗基经常看到面包铺门前发生的事情：在那里人们天不亮就排起了长蛇阵。铺子的两扇大门早已安上铁环，铁环之间拉上一根绳子。人们就在绳子外面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站着等待。后来绳子被铁链替代了，因为一些爱起哄的人常常割断绳子，以便打乱队伍，好一窝蜂地上前去争夺一磅梦寐以求的面包。

传奇式的革命国民公会怎么办呢？虽然它是传奇式的，可是却不太革命。在杜伊勒利宫的大厅里进行着激烈的内部斗争。750名代表完全不是齐心协力地来解决紧迫的问题。相反，国民公会里一片混乱。其中绝大多数（约有500名）议员，是从革命中捞到各种好处的人，或是只追求个人飞黄腾达的精明商人。这一个人数最多而且是最没有原则性的派别，被人叫做“沼泽派”，或者更粗俗地、更确切地叫做“肚腹派”。他们只投票赞成那些看起来